

茅盾文学奖
第9届获奖作品

黄雀记

苏童

 人民文学出版社


茅盾文学奖全集

茅盾文学奖
获奖作品全集

黄雀记

苏童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雀记/苏童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
ISBN 978-7-02-014415-0

I. ①黄… II. ①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50578 号

责任编辑 赵 萍
装帧设计 刘 远
责任印制 徐 冉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65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90 毫米 1/32
印 张 11.5 插页 2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7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4415-0
定 价 4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四日，病中的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致信作协书记处：“亲爱的同志们，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我将我的稿费二十五万元捐献给作协，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我自知病将不起，我衷心地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

茅盾文学奖遂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奖项，自一九八二年起，基本为四年一届。获奖作品反映了一九七七年以后长篇小说创作发展的轨迹和取得的成就，是卷帙浩繁的当代长篇小说文库中的翘楚之作，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持续的影响。

人民文学出版社曾于一九九八年起出版“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系”，先后收入本社出版的获奖作品。二〇〇四年，在读者、作者、作者亲属和有关出版社的建议、推动与大力支持下，我们编辑出版了“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并一直努力保持全集的完整性，使其成为读者心目中“茅奖”获奖作品的权威版本。现在，我们又推出不同装帧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以满足广大读者和图书爱好者阅读、收藏的需求。

获茅盾文学奖殊荣的长篇小说层出不穷，“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的规模也将不断扩大。感谢获奖作者、作者亲属和有关出版社，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当代长篇小说创作和出版做出自己的贡献，为广大读者提供更多的优秀作品。

目 录

上部 保润的春天

照片	3
魂	10
手电筒	14
祖宗与蛇	20
祖父的头发	23
井亭医院	29
祖父、父亲和儿子	36
四月	39
柳生来了	47
花匠的孙女	54
讨债	70
家	77
兔笼	86

会合	96
白色吉普车	107
拘留所	112
藕香亭	118
捞人	121
回家	132

中部 柳生的秋天

侥幸岁月	141
特二床	149
幽灵的声音	155
空屋	159
公关小姐	176
香火庙	185
羞耻	192
水塔风波	195
麻烦	203
马戏团	208
白马	216
后悔	228
回家	236
全家福	241

旧货交易	244
扫墓	248

下部 白小姐的夏天

六月	253
庞先生	258
另一个人	265
顺风旅馆	270
水塔与小拉	280
公路	288
苏醒	292
房客	300
房东	306
门外	311
柳生和庞先生	317
两个人的夜晚	325
柳生的婚礼	334
天井里的水	343
突围	349
红脸婴儿	357

上
部

保润的春天

照 片

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祖父都要去拍照。

七十岁之后，祖父习惯了以算术的角度眺望死亡，对于自己延长的寿命，他很满意。加减法是容易计算的。他五十三岁那年在点心店吃汤圆，被汤圆里的热猪油烫了一下，不知怎么引发了心肌梗塞，送到医院去抢救，结果死而复生，以此推算，已经多活了十七年。再往前的死亡事件是蓄谋的，祖父那一年才四十五岁，突然活腻了，春天他去铁路道口卧轨，人都躺下来了，火车却迟迟不来，扳道工豢养的一条大狼狗先来了。祖父素来怕狗，准备好被火车碾，却不愿意被狼狗咬，于是狼狈地爬起来逃下了铁道。到了夏天，祖父还是想死。这次他选择了水路，是从僻静的西门城墙上跳进护城河的，他以为只要扑通一下，便可简易快捷地投入死神的怀抱，没想到一睁眼，人躺在了城墙下面，一群吵吵嚷嚷的中学生围着他，好奇地打听他跳河的动机。祖父仰视着孩子们纯真的眼睛，一时拿不定主意，是该批评孩子们狗捉老鼠多管闲事，还是应该对他们说一声谢谢。祖父的身体经过河水仓促的洗礼，显得轻盈而舒畅，只是右手手掌有点不舒服。抬起右手看看，手中不知什么时候抓到了一片枫树叶，抓得太紧，枫叶牢牢地粘在掌心里了。他坐起来，把枫叶从手掌上小心地剥离，对孩子们说了句：一言难尽。然后就爬起来，湿漉漉地走了。

祖父走出去好远了，听见孩子们在后面猜测他的去向，七嘴八

舌的。有个尖厉的声音说,什么叫一言难尽?这个人看来是活腻啦,会不会又去找地方寻死了?祖父看看高处的城墙,看看低处的护城河,又抬头看看天空,忽然朝孩子们的方向折返回来。虽然他的脚步有点拖沓,表情看起来也扭扭捏捏的,但他的目光给人以新生的感觉,它像夏日的天空一样,明朗,深远。他向孩子们匆匆地表了个态,算了算了,他说,既然狼狗不让我死,你们孩子也不让我死,那我就活着好了。无所谓,死不了就活着,活一天赚一天吧。

后来,祖父就消失在城墙拐角处了,一条费解的谜语,终于逃离了猜谜者的视线。那群中学生是出来春游的,偶然救下一名轻生者,本来属于典型的好人好事,但获救者对生死如此潦草,如此随意的态度,严重地挫伤了孩子们的成就感,也给他们带来了深深的困扰。他们不认识香椿树街的祖父,不知道他为什么一会儿要死,一会儿又要活下去了。他们不知道祖父是个守信的人,从此以后果真断了轻生之念。如果我们还是采用算术,如果活一天真的是赚一天,祖父足足多活了二十五年,赚了惊人的九千一百二十五天,赚了这么多,祖父当然是很满意的。

我们香椿树街上老人特别多,老人大多怕死,怕死的大多先走了。有一年夏天气温反常,狡诈的死神藏身于热浪,在香椿树街上巡弋,一口气拽走了七个可怜的老人。祖父冒着高温酷暑,逐一登门吊唁,发现七家葬礼都缺乏组织,敷衍了事,充满了这样那样的遗憾。最离谱的是码头工人乔师傅家,儿女们居然找不到乔师傅的照片。丧幔上的遗照令人不安,那是从乔师傅的工作证上剪下翻拍的,是几十年前的乔师傅,模样还很年轻,由于乔家两个儿子与其父面貌酷肖,所以,上门吊唁的人们都大吃一惊,死者看起来不是乔师傅,这么看很像他大儿子,那么看又像他的小儿子了。祖父端详半天,心里话不宜声张,出了门便长叹一声,对邻居们说,这

个乔师傅太节省了，一世人生啊，省什么都不能省那张照片，容易误会啊。

一个人无法张罗自己的葬礼，身后之事，必须从生前做起。这是祖父的信条。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祖父都要去鸿雁照相馆拍照，拍了好多年，连邻居们都知道了他的爱好，免不了要与他探讨这份爱好的意义。祖父对邻居们说，你们知道我脑子里有个大气泡的，气泡说破就破，我这条命，说走就走的，到时都靠他们，怎么也不放心，趁着身体还硬朗，就为自己准备一张新鲜的遗照吧。

拍照的日子是祖父的节日。节日的祖父格外讲究仪容。祖父先去理发店剃头修面，还额外要求相熟的老师傅替他挖耳屎，拔鼻毛。从香椿树街到市中心，以前祖父都是步行，现在老了，是步行加公共汽车，差不多是正午时分，他拄着一根龙头拐杖出现在鸿雁照相馆，衣冠楚楚，神色庄严，那套灰黑色的毛呢中山装上有樟脑丸的气味，皮鞋擦得锃亮，浑身散发着一首挽歌刺鼻的清香。

摄影师姚师傅早已经认识祖父了，他不记得祖父的姓名，背地里称其为年年拍遗照的老先生。祖父每次看见姚师傅都有点害羞，真心为自己延宕的生命感到歉疚。姚师傅我没死呀，又多活了一年，又来麻烦你了。他用道歉的语气对姚师傅说，再拍一张吧，姚师傅，这是最后一张，我脑子里的气泡最近越来越大，快要破了，明年，肯定不来麻烦你啦。

祖父的癖好，照相馆方面其实并不介意，介意的是他自己的家人，尤其是他的儿媳妇粟宝珍。在粟宝珍看来，祖父每拍一张照片，就是给小辈挖一个坑，祖父的遗照越来越多，儿孙们不仁不孝的泥潭便越来越深。在粟宝珍敏感的神经中枢里，祖父迈向鸿雁照相馆的脚步会发出恶毒的回响：不放心，不放心，不放心。它在向街坊邻居阴险地暗示，儿子不好，儿媳妇不好，孙子也不好，他们

都不好，他们做事，我不放心。

每当春暖花开的时候，粟宝珍便进入了某种战斗的状态，她要求丈夫与儿子一起加入她的阵营，但丈夫对祖父的监视漫不经心，儿子干脆把她的指令当成耳旁风。这个家庭平素就谈不上和睦，一到春天更是频频爆发战争。战争的硝烟由祖父的照片引起，闻起来有一股呛人的不祥的怪味，他们祖孙三代加起来，不过四口人，无论战线怎么排列，都不免短促了些，有时候战火胡乱蔓延，就烧到了保润的头上。保润好好地吃着饭，一根筷子来敲他后脑勺了，粟宝珍迁怒于儿子旁观者的姿态，骂他还不如一根筷子有用。就知道吃！你还咧着嘴笑？你爷爷丢我一个人的脸？他丢的是我们全家的脸！粟宝珍把保润往门外推，催促他去追祖父，你吃出一身傻力气，派过什么用场？赶紧去，把那老糊涂拉回来！

当母亲暴怒的时候，保润不敢违抗母命，他当街拉拽过祖父，有一次甚至追上了公共汽车。保润说爷爷你别去拍照了，拍那么多遗照有什么用？又不是挑猪肉，还要讲究新鲜讲究质量，死人的遗照都是挂在墙上蒙灰的，哪张不都一样？祖父挥舞着龙头拐杖撵保润，我每年就拍一张照片，怎么就惹到你们了？回去告诉你妈，我拍照花自己的钱，不关你们的事！保润觉得祖父的逻辑出了问题，他说爷爷你好糊涂，怎么不关我们的事？你死了难道看得见？我们爱挂哪张挂哪张，要是挂错了，你还能从骨灰盒里爬出来，换一张遗照？

恰好是保润的一番直言，让祖父清醒地认识到死人的悲哀，人死了，确实是没有能力从骨灰盒里钻出来的，挂不挂照片，挂什么照片，只能听凭他们的孝心了。祖父对儿孙们的孝道毫无信心，思忖很久，有了个方案。他去装裱店里为最新的照片配了个黑框，拿回家，端端正正地挂到了客堂里。因为预感到家人的反对，也因为

担心相框未来的命运,他还特意买了一瓶万能胶,准备使用科学手段把相框永远固定在墙板上。祖父踩着椅子做这些事,保润是目击者。对于祖父未雨绸缪的行动,保润不支持,也不反对,为了嘉奖保润的默契,祖父向他做出了必要的说明,今年这张拍得很好,我最满意。反正我脑子里那气泡越来越大了,哪天破了就翘辫子了,先挂好遗照,省得你们以后搞错了。

但可惜,万能胶不是万能的,要彻底黏结,需要漫长的时间和适宜的温度,保润的父亲后来轻易地用水果刀铲光了相框后面的万能胶,而保润的母亲粟宝珍为此气得浑身发抖。由于积怨已深,她对祖父的奚落听起来很是刻毒,你脑子里哪儿是什么气泡?是一堆垃圾!你还以为自己是毛主席,永远活在人民心中的?告诉你,别说你还活着,就是死了,你的遗照也不一定能上墙,客堂是一户人家的脸面啊,如果老人不值得小辈怀念,挂他照片干什么?不如腾出墙面,多贴一张漂亮的美人画!

祖父当时哭了。祖父把相框从地上捡起来,抱在怀里往自己的房间走,我的遗照不配挂客堂?那我挂在自己的房间里,不脏你们的眼睛,行了吧?祖父砰地撞上门,在门背后大声宣布,我的遗照我自己看,你们以后谁也别进我的房间了。

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保润都会去一次鸿雁照相馆,去跑腿,取祖父的遗照。

祖父永远是苍老的,今年的苍老,不过是重复着去年的苍老。保润从来不看祖父的照片,只有一次,他看了,一看便看出一场祸端。那天,他骑车从照相馆回家,半路上进了一家杂货店,替母亲买一包红糖。他随手在口袋里掏钱,带出照相馆的小纸袋,里面的照片掉出来了。不是祖父。照相馆的店员竟然犯了最忌讳的错

误。一个少女的两寸黑白照片，无辜地展示在杂货店肮脏的地面上。是一个大眼睛的少女，圆脸，薄唇，扎了个刷子般的马尾，她不禁，微微地咬着嘴角。看起来，她似乎预知了照片的命运，正用一种愤愤的谴责性的目光，怒视着这个世界，包括保润。

保润原谅照相馆的失误，又惊讶于这失误的对仗与工整，一次小小的意外，垂垂老矣的祖父变换成一个豆蔻年华的少女，这样的变换，说不清是一次祝福，还是一个诅咒。保润蹲在地上端详那张照片，先是觉得好笑，后来便有点莫名的不安。他返回了鸿雁照相馆。在照相馆的门外，他掏出那个小纸袋，又看了一眼照片。街角的阳光照耀着那个无名少女的面孔，那面孔被暗房技术精简成小小的一块，微微泛出黄金般的色泽。他不认为她有多么美丽，但她对镜头流露的愤怒显得蹊跷而神秘，正是这丝愤怒，让保润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亲近。他不舍得了，不舍得把她交出去，不舍得把这一小片精致的愤怒交出去。是一瞬间的决定，小纸袋里三张照片，他抽出了其中一张，悄悄塞进了自己的钱包。

不是所有的错误都可以修正的，保润没能要回祖父的照片。这是一个意外的春天。意外从照片开始，结局却混沌不明。保润秘密地收获了一个无名少女的照片，但是，祖父最新的照片却被鸿雁照相馆弄丢了。

纸包不住火。祖父先是埋怨保润，后来冷静下来，分清了主要责任和次要责任，他亲自去鸿雁照相馆讨要说法。为了安抚这个古怪的老人，鸿雁照相馆许诺为祖父提供终生免费拍摄的机会，自以为这样的补偿尚属公平，祖父却流出了辛酸的泪水，他对姚师傅说，我哪儿还有什么终生？活不了几天的人，趁我现在活着，你们抓紧时间，多给我拍几张吧。

姚师傅给他补拍了三张照片。镁光灯第三次闪光的时候，声

音格外的响亮，祖父突然惊叫了一声，破了！姚师傅没听清他在叫什么，只看见老人抱着脑袋，身体在凳子上痛苦地摇摆。破了！祖父满眼是泪，惊恐地瞪着姚师傅，破了，我脑袋里的气泡破了，你看见那股青烟了吗？我的魂飞走了，我要死了，我的脑袋空了，都空了！

魂

祖父丢魂的新闻轰动了香椿树街。

我们在街上遇见祖父，都下意识地注意他的脑袋。如果说我们的脑袋是一块肥沃的良田，那祖父的脑袋便是一片劫后的荒野，满目疮痍。他的白发如乱草，似乎被霜雪覆盖，原来饱满的后脑勺是空瘪的，隐隐可见一个锯齿形的疤痕，形状怪异，听说是以前被红卫兵用煤炉钩砸出来的。那个疤痕潜伏多年，或许就是祖父魂灵出逃的出口。让我们顺便再看一眼祖父的脖颈，那里原先有一条暗红色的沟壑，是上吊绳子留下的纪念，现在随着年纪增大，松弛的皮肤耷拉下来，形成几圈肉箍，也有人怀疑，祖父的魂不是飞走的，是碎了，顺着那几圈肉箍淌走了。

谁也没见过人的魂。祖父自称他的魂丢了，怎么证明他以前有魂，又怎么证明他现在没魂了呢？他的魂，到底飞到哪儿去了呢？大多数香椿树街居民没什么文化，习惯性地把魂灵想象成一股烟，有人在街边为煤炉逗火，看看煤球柴火上燃起的青烟，心里会咯噔一下，烟，魂，祖父的脑袋！他们不免会把煤炉想象成祖父的脑袋，而祖父的魂魄，自然便是煤炉上袅袅飘散的青烟。也有几个知识分子，具备了一些宗教知识和文化修养，他们坚持认为魂灵是一束光，不是什么青烟，那束光是神圣的，通常只有大人物或者圣人英雄才值得拥有，祖父不配，知识分子们还算仁慈，谁也没有去向祖父亲口宣布这个残酷的结论，你没有魂，你不过是一具行尸